

目 录

- 第 一 回 选秀女内监出京 赴皇都娇娥洒泪…………… (1)
- 第 二 回 八王爷蒙恩获美 狄千金慰母修书…………… (7)
- 第 三 回 寇公劝驾幸澶州 刘后阴谋换太子…………… (12)
- 第 四 回 遭洪水狄青遇救 犯中原西夏兴兵…………… (18)
- 第 五 回 小英雄受困求签 两好汉怜贫结义…………… (24)
- 第 六 回 较技英雄分上下 闲游酒肆惹灾殃…………… (28)
- 第 七 回 打死凶顽除众害 开脱豪杰顺民情…………… (32)
- 第 八 回 说人情忠奸辩驳 演武艺英杰纵横…………… (37)
- 第 九 回 急求名题诗得祸 报私怨越律伤人…………… (41)
- 第 十 回 受伤豪杰求医急 济世高僧赠药良…………… (46)
- 第 十一回 爱英雄劝还故里 恨奸佞赐赠金刀…………… (51)
- 第 十二回 伏猛驹误入牢笼 救故主脱离罗网…………… (55)
- 第 十三回 脱圈套英雄避难 逢世谊吏部扶危…………… (59)
- 第 十四回 感义侠同伴离奸 圆奇梦贤王慰母…………… (64)
- 第 十五回 因圆梦力荐英雄 奉懿旨勇擒龙马…………… (68)
- 第 十六回 感知遇少年诉身世 证鸳鸯太后认亲人…………… (72)
- 第 十七回 狄公子乘醉寻奸 包大人夜巡衙事…………… (77)
- 第 十八回 狄皇亲索马比武 庞国丈妒贤生心…………… (81)
- 第 十九回 御教场俊杰扬威 彩山殿奸徒就戮…………… (84)
- 第 二十回 奖英雄实至名归 会侠烈情投意合…………… (89)
- 第 二十一回 荐解征衣施毒计 喜承王命出牢笼…………… (93)
- 第 二十二回 离牢狱三杰谈情 解征衣二雄立志…………… (97)
- 第 二十三回 现金躯玄武赐宝 临凡界王禅收徒…………… (102)
- 第 二十四回 出潼关刘庆追踪 入酒肆狄青遇母…………… (106)
- 第 二十五回 设机谋智拿虎将 盗云帕巧伏英雄…………… (110)
- 第 二十六回 军营内传通消息 路途中痛惩强徒…………… (114)

万花楼

第二十七回	因心急图奸惹祸	为国事别母登程	(118)
第二十八回	报恩寺得遇高僧	磨盘山险逢恶寇	(122)
第二十九回	信奸言顽寇劫征衣	出偈语高僧解大惑	(127)
第三十回	李将军寻觅钦差	焦先锋图谋龙马	(131)
第三十一回	勇将力剿大狼山	莽汉误投五云汛	(135)
第三十二回	贪酒英雄遭毒计	冒功宵小设奸谋	(138)
第三十三回	李守备冒功欺元帅	狄钦差违限赶边关	(143)
第三十四回	杨元帅怒失军衣	狄钦差忿追功绩	(147)
第三十五回	帅堂上小奸丧胆	山涧中莽将呼援	(150)
第三十六回	莽先锋质证冒功	刁守备强辞夺理	(155)
第三十七回	守备无能军前出丑	钦差有术马上立功	(159)
第三十八回	思投效强盗送征衣	念亲恩英雄荐姐丈	(162)
第三十九回	临潼关刘庆除奸	五云汛张文上任	(166)
第四十回	庞国丈唆讼纳贿	尹贞娘正语规夫	(171)
第四十一回	逞刁狡沈氏叩阍	暗请托孙武查库	(175)
第四十二回	封仓库儒臣设计	打权奸莽汉泄机	(178)
第四十三回	杨元帅上本劾奸	庞国丈巧言惑主	(183)
第四十四回	骂奸党贞娘自缢	捏供词莽汉遭殃	(187)
第四十五回	余太君金殿说理	包待制乌台审冤	(190)
第四十六回	行色匆匆星夜登程	狂飘飒飒中途落帽	(193)
第四十七回	郭海寿街头卖菜	李太后窑内逢臣	(198)
第四十八回	诉冤情贤臣应梦	甘淡泊故后安贫	(202)
第四十九回	包待制当殿劾奸	沈御史欺君定罪	(206)
第五十回	贤命妇获救回生	忠直臣溯原翻案	(209)
第五十一回	包待制领审无私	焦先锋直供不讳	(214)
第五十二回	复审案扶忠抑佞	再查库假公济私	(218)
第五十三回	孙兵部领旨查库	包待制惊主伸冤	(221)
第五十四回	宋仁宗闻奏思亲	王刑部奉旨审案	(225)
第五十五回	刁愚妇陷夫不义	无智臣昧主辜恩	(229)
第五十六回	王刑部受贿欺心	包待制夜巡获证	(233)
第五十七回	勘奸谋包拯持正	黜贪吏王炳殉身	(237)

目 录

第五十八回	怀母后宋帝伤心	审郭槐包拯棘手	(241)
第五十九回	假酈都郭监招供	真惶恐刘后自裁	(244)
第六十回	迎国母君王起驾	还凤阙李后辞窑	(247)
第六十一回	殡刘后另贬陵墓	戮郭槐追旌善良	(251)
第六十二回	安乐王喜谐花烛	西夏主妄动干戈	(254)
第六十三回	杨宗保中锤丧命	飞山虎履险遭擒	(258)
第六十四回	丢失毒锤西军败阵	安排酒宴宋将庆功	(262)
第六十五回	悼功臣加恩后嗣	虑边患暗探军情	(266)
第六十六回	稽婚姻狄青尽职	再进犯夏主糜兵	(269)
第六十七回	美逢美有意求婚	强遇强灰心思退	(272)
第六十八回	赵元昊兵败求和	宋将帅凯旋完娶	(275)

第一回

选秀女内监出京 赴皇都娇娥洒泪

诗曰：

一编欣喜有奇文，奸佞^① 忠良各判分；
决狱同钦包孝肃，平戎共仰狄将军；
威棱面具留佳话，旋转宫闱立大功；
莫笑裨官^② 凭臆说，主持公道最情殷。

却说大宋真宗天子，乃太宗第三太子。名恒，初封寿王，寻^③立为皇太子，太宗崩，遂登大宝。在位二十五载，寿五十五而崩。溯其即位，在戊戌咸平元年，其时乃契丹统和十六年。考帝之初政，宽仁慈爱，大有帝王度量，然好奉道教，信感异端，以致祸乱丛生，屡有边疆之患，后有契丹澶州之扰也。

且说真宗登基后，即进刘皇妃为东宫皇后，封赠李妃为宸妃，二后俱得宠幸。其年两宫皇后齐怀龙妊，真宗暗暗欣然，惟愿二后早生太子，接嗣江山。当时朝中文武，自首相一品以下，二三四品官不下百余员。其中忠诚为国者不少，奸佞不法的亦多。时称为贤良的有太师李沆、枢密使王旦、平章寇准、龙图阁待制孙奭^④四位大臣，真乃忠心贯日的贤臣。只有王钦若、丁谓、林持、陈彭年、刘承睦五人，相济为恶，聚敛害民，时人号为朝中五鬼。又有包拯初为开封府尹，庞洪职居枢密副使，忠佞二臣，容后交代。

却说庚子三年，有内监陈琳，一天出朝上殿，俯伏金阶，口称：“我主万岁，奴婢见驾。”天子一见说道：“你乃掌管宫闱，司礼内监，今来见朕，有何章奏？”陈琳奏道：“奴婢并非文武司职，并无本章上奏，不过面陈罢了。”天子道：“你且当面奏来。”陈琳道：“只因上年蒙我主隆恩，放出宫内中年妃嫔一千五百余名，

① 奸佞(nìng, 音泞)——奸邪谄媚的人。

② 裨(bài, 音败)官——古代的小官，专给皇帝述说街谈巷议，风俗故事。

③ 寻——旋即，不久的意思。

④ 奭(shì, 音式)。

各官民父母领回已讫。如今三宫六院，缺少了许多妃嫔，遂觉不够使唤，望乞我主万岁颁旨，另选少艾，以备宫中充用。奴婢职掌内宫，不敢隐瞒。”当下天子闻奏，暗想：宫中妃嫔，上年虽则放出一千五百余名，目下少年者尚属不少，倘若再选，岂不有屈民间多少年少美女！如今朕有个主意，想上年王嫂宾天^①，八王兄中馈^②已缺。他年将半百，尚无后嗣，不若趁此选点秀女，挑其美丽超群有贵相的，送与王兄作配，岂不是美事。倘若一二载产下麟儿，以接宗枝，也未可知。当日真宗想定主意，随即降旨前往山西太原。只许一府挑选才女八十名，不许多选，亦不得借端滋扰良民，限五个月内回朝缴旨，即命陈琳前往。陈琳领旨，天子退朝进宫，文武官员各回衙署不提。

单说内监陈公赉^③了圣旨，带了八名近身勇士，一千护送宫女的兵丁，一路长行，一月余方得到了山西省首府太原。早有大小文武官员前来迎接钦差。陈公公一路进至城中，一同滚鞍下马，到了大堂，开读圣旨已毕。众文武接旨之后，一同见礼，依次坐定，谈说一番。是夜置酒相待，晚膳已完，众文武各自散去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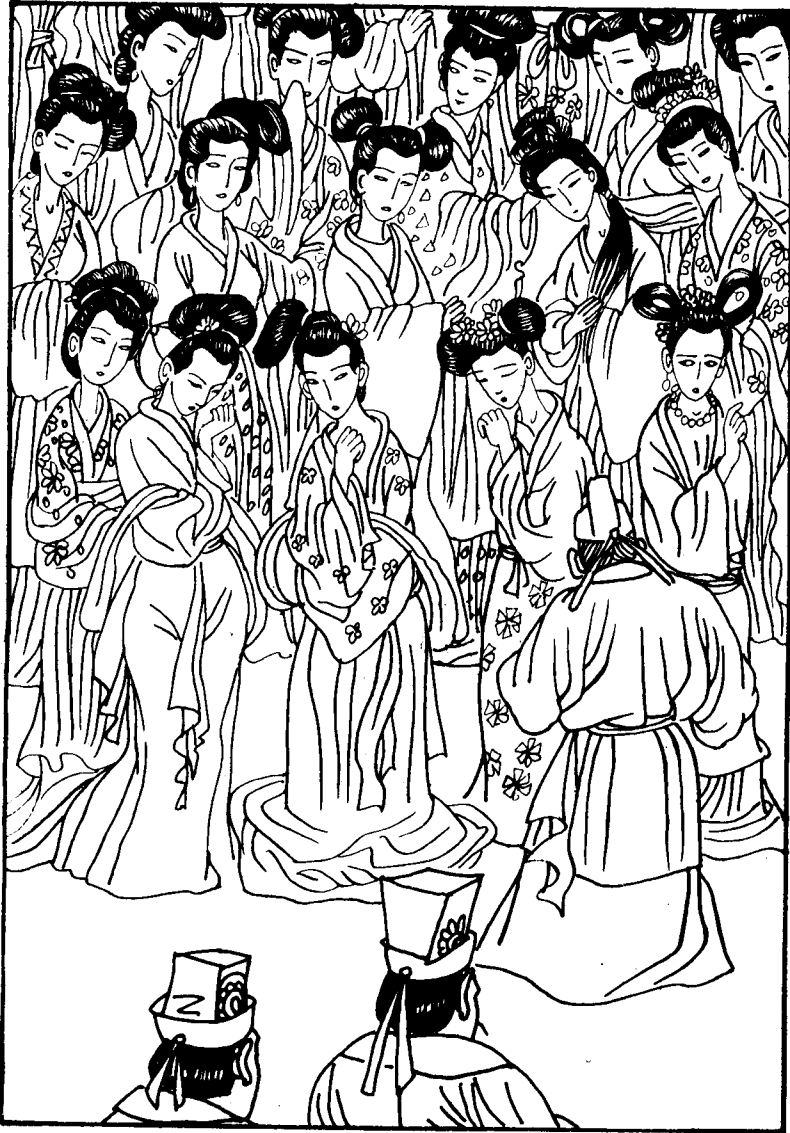
却说太原府城中大小文武五十多位官员，当时得知万岁旨下，挑选才女，以备内宫之用，大家怎敢延慢。知府转委知县，传集保领人等，一刻齐集县堂。有县主吩咐传言：“当今万岁旨意，挑选美女八十名。不论官家宦女，民家才女，凡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生来才貌两全，俱要报名上册。限十日之内，报足八十名之数，候钦差挑选。如有匿名违命徇私，定当重责不贷。”众保各领命而去。

当日地方保领于一府之中，城厢内外，不论名门宦户，逐一点名核查。不想太原一府地方，军民百姓，贫富不一，闻此消息，甚是惊惶。内有许了人的，自然即时完娶，其年少些未曾定配的，仓卒间也不用过聘，立刻嫁娶的甚多。至有年高定了年少，贫贱娶过富豪的也不少。若论挑选宫女，于一府地方只选八十名，众民何故如此慌忙？皆因父母爱惜子女，好不容易将女儿育成十四五岁，有六七分姿容，倘或被选，便永无相见之日，犹如死了一般，为父母者又怎不着急？当日不特民间慌乱，即名门宦宦之家，倘有美貌超群、才情出众的，也都不敢隐

① 宾天——称帝王之死，亦用来泛称尊者之死。

② 中馈(kuì, 音愧)——原谓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引申指妻室。

③ 赉(jì, 音鸡)——携带。



瞒，只因奉了圣上旨意，你倾我轧，皆要献出。

期满这一天，众美人带至金亭驿中，计民家美女却有二百余名，内中宦宦之家的贵女不过二十名。陈琳一一挑选过，其上等美丽，身材窈窕，纤纤指足者，不过五六十名，其余的虽然有六七分容貌，不是面色黑些，便是身材不称，都选不上。陈琳道：“众位大人，你们若不嗔怪，咱就直白了。想圣上年放出中年宫女一千五百余名，如今只选回稍美者八十名，可谓仁德之至了。咱家临出京之时，圣上曾命要首选一名绝色才貌双全的为贵人，岂知太原一府地方，八十名尚且不足，众位大人试想，难道咱家就这样还朝复命不成？倘列位大人有意隐瞒，欺着圣上，就难怪陈某亲往挨查。倘若众官长中查出有美丽贵人，勿言某之不情，奏明圣上，以违旨论！”众文武听罢，皆无言，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位官员。此人姓狄名广，现为本省太原府总兵，祖上原居山西，他祖父名狄泰，五代时曾为唐明宗翰林院。父亲名狄元，于本朝先帝太宗时，职居两粤总制，威震边夷，名声远播，中年而亡。老夫人岳氏尚存，生下一子一女，长子即今狄广总爷，后得怀胎幼女，唤名千金，长成十六之年，真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不独精于女工，而且长于翰墨，还未许字人家。这岳氏老太太爱之犹如掌上之珠，怎肯去报名上册？如今狄广听了陈琳要亲身到各府搜查，众官员也都知狄门有此美女，内中亦有为子求过婚的，只因老太太不舍，未能成就。当时狄广知瞒不过，心中闷闷不乐，只得与众官同声说道：“陈公公将就些，且宽限我们三天，如有美不献，一朝奏知圣上，也怪不得了。”当时陈琳允诺，众文武各散回衙。

单说狄爷已有二女一子，长名金鸾，次名银鸾，但次女未及三岁，已早夭亡。如今大小姐年方九岁，公子狄青初产，方才对月。当日狄爷回至府中，滚鞍下马，回进后堂，闷闷不乐，不言不语。孟氏夫人见此光景，即呼：“老爷往日回来，愉颜悦色，如今有何不乐？”狄爷见问，便将陈琳催迫之言，细细说知。夫人听了，也觉惊骇。正在对坐愁闷，不料小姐适进中堂，一闻愁叹之声，也觉惊惶。听了哥嫂之言，早已明白，便轻轻移莲步，来至堂中，与哥嫂见礼，只做不懂，开言道：“哥嫂缘何在此愁叹，有甚因由？”狄爷见问，只得叫声：“贤妹，愚兄因思父亲弃世太早，说起不禁令人感伤。”小姐道：“哥哥既然思念父亲，缘何又有违逆圣旨只恐举家受累，罪过非轻之言，此是何说？”狄爷夫妇听罢，低头不语，小姐又道：“哥嫂所言，妹子已经尽悉，今日既然事急，何必隐瞒？”狄爷听了，即道：“贤妹呵！不幸父亲归天太早，抛下萱亲在堂，只有你我兄妹三人。如若今日将

妹子献出上册，一来怕哭坏了老母，二来难以割舍同胞之谊，因此觉得愁闷不堪。明天待愚兄备下一本，请陈琳还朝，奏个明白，正在筹思，不知可否。”小姐听了，说：“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哥哥为官日久，岂有不明法律之理？圣上倘准了此本固好，倘或不准，怪责起来，圣上一怒，哥哥便有逆旨之罪，一家性命难保，反累及母亲，岂不是只因妹子一人，使哥哥负了不忠不孝之名，此举望哥哥再为参详。”狄爷听罢，低头想了一番，便问：“贤妹，依你主意怎样？”小姐说：“依愚妹之见，还是舍着我一人，既保全了举家大小，又免了哥哥逆旨之罪，方为上策。但不知哥哥意下如何？”狄爷不觉愁眉倍蹙^①，长叹一声。三人谈论一番，不觉天色已晚。

忽然过了三天，是日狄爷夫妻，正与小姐商量之际，只见一个老人家慌忙走进内堂，口称：“老爷，今有陈公公领了军兵，先往节度使衙门搜寻，少刻定到我们府中来的。”狄爷听了，闷上添愁，孟夫人吓得没了主意。小姐说：“哥嫂不必慌忙，愚妹自有定见。”便吩咐老人家：“且往外堂唤中军迎接陈公公，请他早回金亭驿，不必到我府中。就说狄总爷有位姑娘报册。”当下老人家领命出外堂去了。小姐唤丫环进佛堂内，请到岳氏，老太太坐下，看见孩儿愁容满面，又见媳妇女儿，各人一汪珠泪。太太见此，好不惊骇，即问：“你夫妻兄妹为何如此？”狄爷只是摇首难言，犹恐太太悲痛。太太又问女儿：“你因何也是如此悲伤？其中必有缘故，快些说与为娘得知。”狄小姐未及启言，泪浮粉面，说声：“母亲，女儿从小长育宦门，深居闺阁，有谁委屈我，只因今日圣上有旨，到本省点选秀女，册上缺少人数，钦差难以复旨，只要官宦人家闺女补数。如今挨户搜查，如若再匿名不报，全家就有不测之灾。早闻报到挨搜至节度使府中，搜毕必然来搜查我府了。只因哥嫂慌乱，又无可再设施的，女儿只得舍着一身去报名，以免满门之累。但割舍不得母亲之恩，哥嫂之情，因此不免悲伤。”言罢，珠泪沾襟。老太太听了此言，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如冰，母女抱头痛哭。

狄爷夫妇正劝解间，有老人家跑进内堂，报说：“中军官方才将陈公公请回金亭驿去了。陈公公说：‘老爷若肯将小姐献进，至为知机，但切不可延留过久，即日就要回朝复旨。’”狄爷说：“知道了，你去吧。”家人退出。

却说这狄广止有一子，方在哺乳，固属不知事体，即九岁女儿，虽知人事，别离苦楚，到底不甚明白。只有母女夫妻四人十分凄惨。又过了三天，见老人家

① 蹙(cù, 音促)——皱眉头。

传报：“陈公公今日立刻要请小姐出府，因于官宦人家选足了八十名之数，只少我家小姐一人未到。”老太太听了，倍加凄惨。狄爷夫妇含泪苦苦相劝，老太太只得揩了眼泪，说：“也罢，我为娘且送你至驿中，以尽母女之情。”狄爷连忙吩咐备了两乘大轿伺候。小姐带泪相辞嫂嫂，这孟氏夫人下泪纷纷，各言珍重之话。

当时母女上了大轿，狄爷骑上骏马，一班随行家将，一路呼呼喝喝，出了大堂，来至驿中。先差旗牌官去通报，然后将二乘轿抬到内厢，狄爷下马相随，来到大堂。陈公公敬他是位小姐，又是狄爷同到，忙下阶相迎。母女下了大轿，太太携挽娇儿站立堂右，陈琳先与狄爷见礼，后对小姐举目一瞧，果然生得姿色美丽，与众不同。有诗赞曰：

娇艳轻盈一朵花，西施敢与斗容华？

慢言秀美堪餐色，再世杨妃产狄家。

当下陈琳看见小姐生得容光皎艳，迥异寻常，满心喜悦，说声：“总戎大人，此位是令爱小姐么？”狄爷道：“非也，乃下官同胞小妹。”陈琳道：“原来乃大人令妹。果然天生丽质，非凡美所及，倘注上册名回朝，如经圣上青目，必然大贵，福分非轻的。”狄爷说：“老公公前日有言在先，倘众文武中有美不即献出，回朝奏知圣上，以违旨论。但下官思量，妹子虽有此美材，只因家母年高，爱惜女儿如珍，真难割爱，是以延迟至今始报。望祈老公公回朝将就些，以免下官有欺君之罪，不胜感激！”陈琳道：“总戎大人何须过虑。你今依旨将令妹上册，何云欺君？其迟些报献，不过人子体念亲心之意，陈某怎敢诛求^①。但令妹是何闺名？”狄爷道：“小妹闺名千金。”陈琳即命执笔人，将宫女册上头名注上狄千金毕。

陈琳得此美人，随即于众美中选了十余名，凑足了八十名之数，余女发回各家父母领还。当时不用狄府大轿，要请小姐坐上香车。老太太心如刀割，泪似泉涌，小姐牵衣顿足，母女奚忍分离^②？狄爷见此光景，也觉惨然，只得硬着心解劝母妹一番。老太太无奈，含泪嘱咐女儿一遍，转身又向陈琳道：“陈公公，我女儿年少，寸步未离闺阁，娇生惯养，一十六年。万里风霜，望祈照管，老身即死在九泉，亦当衔环相报^③。”陈琳一口应允，又呼：“老太太，小姐今日应选还朝，

① 诛(zhū,音朱)求——勒索的意思。

② 奚(xī,音西)——疑问词,作“何”讲。奚忍分离,何能忍得住分离呢?

③ 衔环相报——此词为报恩之喻。

定然是一位大贵人，实乃可喜，何须悲苦？陈某凡事自当照管，不用挂怀，且暂请回府去，吾即速登程回朝了。”母女只是珠泪纷纷，实乃生离死别，母子情深，笔难尽述。狄爷也来催促，小姐又含泪道：“哥哥，小妹此去，吉凶未卜。但母亲年老，小妹一别之后，定然愁惨不堪，万望哥哥嫂嫂百般解劝，诸事留心，小妹别后，死死生生，别无所虑了。但今日陈公公催促甚急，不能与嫂嫂面别一言，心实不安，望哥哥回去，代小妹多多拜上。侄儿侄女，哥嫂自能教育，不用小妹多嘱，总于母亲处用心留意，即是哥哥看待小妹之恩了。”一言未罢，珠泪双行。狄爷带泪，连声答应道：“贤妹放心！愚兄平日侍奉母亲，你亦尽晓，尽可宽怀，一切还望留意珍重。”

当日兄妹二人，身同一脉，也觉不忍分离，有许多衷曲之语要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特小姐女流情重，固属依依留恋，即狄爷是轰轰烈烈英雄，此际也未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说至胞谊生离，不禁潸然^①下泪。

不知狄小姐分袂^②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八王爷蒙恩获美 狄千金慰母修书

当时狄爷兄妹正在悲离之际，老太太流泪，在袖中取鸳鸯一对，呼唤女儿：“此对玉鸳鸯，乃是当初你爹爹奉旨征辽，回朝加爵，圣上恩赐此宝。善能辟邪镇怪，刀斧不能砍下。此乃传家之宝，父亲去世遗下，为娘敬谨^③收藏数十秋，今日与一只给你带去，留下一只与你哥哥，以作日后遗念便了。”小姐伸手接过，正要说话，有陈公公几次催促，小姐只得含泪上了香车，同着众女子进京。当日也有父母姑嫂一班相送，何止三五百人。哭泣的哭泣，嘱咐的嘱咐，一一实难尽述。陈公公吩咐起程，文武官纷纷送别。

单说岳氏太太，见女儿香车一起，泪如雨下，心似刀割，哭声凄楚，扑跌于

① 潸(shān, 音山)然——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

② 分袂(mèi, 音妹)——分别的意思。

③ 敬谨——虔诚小心地对待。

地。狄爷连忙扶起，解慰一番，太太只得带泪上轿。狄爷辞别众官，乘马回衙，进内安慰太太。孟氏夫人已知姑娘别去，夫妻谈论，不胜伤感。按下狄府慢提。

却说陈琳催车出了城外，一路直向汴京而来。水陆并进，过了月余，已至河南地面，又是数天方达帝都，于午朝门外候旨。此日适值真宗天子方才朝罢，与南清宫八王爷在长乐殿内下棋，有内侍奏知挑择秀女回朝一事。天子闻奏，龙颜大悦。传旨先宣陈琳，一一奏明；然后又命宣进美人于殿内。陈琳领旨，即跑出外殿，至午朝门外，吩咐众美人下了香车，即要入朝见圣。当下陈琳带领八十位美人，引进长乐殿中，在丹墀^①下齐齐倒身下跪。陈琳捧册献上，有内侍展于龙案上，天子举目一观，只见头一名美女姓狄名千金，下边注着宦门二字。天子看罢，即传旨宣首名狄千金上殿。陈琳领旨下阶，奉宣千金见驾。言毕，只见中央一位美裙钗，金莲慢步，上了丹墀，正身跪下俯伏，燕语莺声，口称万岁。天子见着这位美人，不啻^②蕊宫仙女，宛如月殿嫦娥，龙颜倍喜，说：“此女果然美丽不凡。”八王爷也赞叹道：“不独姿色美丽，而且礼数雍容，出身必非贫贱之辈，但不知是怎样官职人家？”天子说：“待朕细问。”便朗呼道：“狄千金，你既是山西太原人氏，生长宦门，父居何职？且细细奏与朕知。”狄千金说：“臣妾领旨。”即有七言绝句奏上，诗曰：

原籍山西府太原，父为总制狄名元，

总兵狄广亲兄长，深沐皇恩世代沾。

真宗天子听奏，喜色扬扬，八王爷道：“不意此美人才貌双全。”天子说：“王兄果然眼力不差，且她是世代勋臣之女，朕选此美女，原有个主意在先，想来王嫂去岁登仙，王兄目今尚缺中馈之人，朕今将此女赐与王兄，送至南清宫内，以为内助便了。”当时八王爷一闻天子之言，慌忙离位，欠身打拱，口称：“陛下虽有此美意，但臣该有罪欺天了。狄千金乃奉旨挑选，以充圣上宫中使唤，微臣焉敢领旨作配？伏望我主龙意详察。”天子说：“王兄不必推辞，朕已有旨在先，如不合于理，陷王兄于不义，朕岂为之哉？”即传旨着陈琳将狄美人送至南清宫，再赠官娥十六名，陪伴美人，又赐脂粉银十万两。八王爷只得谢恩而出。

此时陈琳领旨，送狄小姐往南清宫去了。天子又看名册上第二名美人，乃是寇承御。天子说声：“个好承御的美名也！”就将她改作头名。当时天子又命官

① 丹墀(chí, 音池)——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名丹墀。

② 啻(chì, 音斥)——仅, 只的意思。

娥领了七十九名美人，带引至东宫娘娘处交代，分发在三宫六院，暂且不表。

次日天子命发出库银一万六千两，发往山西应选各家父母，以为保养之资。

是日狄小姐，早有宫娥与她梳洗，换过宫衣服式。八王爷望北阙^①先拜谢君恩，后坐于正殿当中，早有宫娥扶出贵人，两边音乐齐鸣，铿锵盈耳，来至正殿中，朝见千岁，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参拜天地。拜毕，有宫女一班扶了美人还宫。当晚王府内排设筵宴，众文武俱来叩贺，在正殿上饮燕庆闹，直至日落西山，众大人拜辞千岁爷回府而去。陈琳复又进宫，回复皇上不表。

单言是夜王爷回进宫中与贵妃合卺^②，传情交杯，酒至数巡，方命散去余席。次日梳洗已毕，清晨进朝谢了君恩。退朝还归王府，有狄妃迎接王驾坐下。王爷开言说：“贤妃，你匹配孤家，实乃圣上龙恩美意。但有一言，前日陈琳奉旨往选时，将你名姓报入皇册内，充作宫娥，以供使唤，今日身作王妃贵人，你的令堂令兄远隔数千里外，未必知之。明日圣上差官往山西赏赐银两与众秀女父母，以补养育之资，你何不修书一封，待孤家命差官付你母兄，以免他切望之心，不知你意如何？”狄妃闻命，离位下拜谢恩。八王爷命左右宫娥扶起。即取过文房四宝，放于桌上。宫女浓研龙煤^③，轻拂玉笏，狄妃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书中大意不过请安问候，不用多述。八王爷见狄妃下笔敏捷，将书笺一看，言言锦绣，字字珠玑，心中暗喜。赞道：“贤妃真乃才貌两兼！”此刻妃子将家书封固，八王爷接转，即起位离后宫，到正殿上坐下。命掌府官，宣往山西的钦差来见。掌府官领旨，去不多时，将钦差宣到王府，一见王爷，登时俯伏朝见，八王爷即命平身。原来这钦差乃一个奸臣，由知府贿赂上司，拜大奸臣冯拯太尉为门下。庞太师是他岳丈，数进财帛于众权奸，是以由知府升任巡道，以至知谏院。此人姓孙名秀。当日躬身立着，八王爷唤道：“孙钦差，你今奉旨往山西给赏，孤家狄妃有家书一封，劳你顺便带去，投于狄总戎府中，回朝之日，孤家自有重赏。”孙秀听了，诺诺连声，双手接过书来，叩谢出了王府，扶鞍上马，数名家丁随后。心下暗想：“这狄总兵名狄广，乃是狄元之子。想当初狄元为两粤总制时，吾父在他麾下奉命解粮，只因违误了限期，被他按军法梟首，死得好不惨伤。我与狄门有

① 北阙(que)——文中指皇帝住所的方向位置。

② 合卺(jǐn,音紧)——指成婚。

③ 龙煤——指皇家所用的墨与砚台。

不共戴天之恨，如今八王选这狄妃，此女是他亲生，此书不过是报喜的吉信，不若我将此书埋没不与，再与他报个凶信，暂解心头之忿，岂不快哉！”主意已定，即将原书藏过。

次晨，孙秀领了王库中一万八千两白金，押着车辆，离却汴京城，一路登程，水陆并进，已至山西。城中大小官员，早知钦差到来，远远恭迎，见礼之间，不能尽述。当日孙钦差将银子交付布政使司暂存，即命县主传示选女的父母，报名领赏，每一名赏白金二百两，实得一百二十两。此缘孙秀是奸贪之辈，每二百两减克了八十两，赚出六千四百两，饱充私囊，众人哪里得知？

当日狄总爷闻圣上有银两恩赐，故钦差一到，他正要打听妹子信息。次日早晨，具备名帖，邀请孙秀。孙秀吩咐即日打道，向总戎狄府而来。狄爷闻报孙钦差来拜会，又称言有机密事相商，必要到后堂才好相见，连忙出府迎接。两下见礼毕，携手进后堂，再复叙礼坐下，家丁敬递过香茗，狄爷道：“无事不敢邀驾，钦差大人奉旨到来，给赏众秀女父母，内有位狄千金之名，进京之后，不知如何下落？谅大人在朝，必然细悉，故小将特请孙大人到来，求达消息。”孙秀听了，反问：“老总戎，你何以知有狄千金之名，又是同姓，莫非此女是总戎令爱么？”狄爷道：“非也，不瞒大人，此女乃小将舍妹。”孙秀道：“原来乃总戎大人令妹，真是可惜！”狄爷听了，连忙问道：“孙大人为何说起可惜二字，莫非有甚差池么？”孙秀故意左右一瞧，呼声：“总戎大人，凡人侍家丁，可是内堂家人，还是外班散役？”狄爷回言，都是内堂服役。孙秀道：“下官言来，不要传扬出外方妙，倘走漏风声，恐有不测之祸，连下官也有累及了。初时令妹进到王宫，略闻她思念家乡，怀忆父母，日夜悲啼，天天怒吵，三宫六院个个憎嫌不悦。岂知令妹性急，抑或忧忿过多，竟是悬梁而死。圣上闻知大怒，说污渎了宫闱，罪不容诛，已将尸首抛弃荒郊之外。下官奉旨之日，圣旨命我密访她父母问罪，幸得陈公公一力为大人隐瞒，不说是大人嫡妹。在下官想来，大人还是趁早寻条出路，以免罗网之灾，下官但据事直言，只恐冲渎，休得见怪。”狄爷听了，神色惨变，只得满口称谢。孙秀登时告别，狄爷当时亦无心款留。

待钦差去了，回到内堂，早有岳氏太太在堂后听得明白，一见狄爷进来，她便一把扯住问道：“我儿，方才钦差之言，是真是假？倘若是真的，为娘性命断难留于人世了。”狄爷听了，忙道：“母亲何用惊慌？早间钦差不过谈论国家事情，未有什么言辞，母亲为甚如此着忙？”太太呼道：“我的儿呵！方才钦差与你说的番话，我已听得明白，你还要瞒我么？”狄爷听了，不觉垂泪，说：“母亲，这是

祸福无常，如今亦不必追究真假，母亲既然听得钦差之言，便是如此了。”老太太说：“你的妹子到底怎生光景，须速速说来。”狄爷道：“母亲呵，今日圣上旨调孙钦差到来，恩赏众秀女父母，不论官民，一概俱有给赏，惟我家无名，想起来妹子定然吉少凶多了，这钦差之言，岂不是真的么？”岳氏老太太听了，早已吓得三魂失去，七魄飞腾，大呼一声道：“我的女儿呵，你死得好惨伤也！”往后一交，跌倒地中，气息顿时绝了。狄爷夫妇齐步赶上，慌忙扶起，哭呼母亲、婆婆。众丫环使女齐集，看见老太太面如金纸，一息俱无，已是死了。狄爷含泪道：“手足已冰冷了。”夫妇对看，放声大哭，狄爷道：“今日妹死母亡，如此惨伤，何天之不祚^①，弄得如此收场呵！”孟氏夫人纷纷下泪说：“不意狄门不幸，祸从天降，有此灾殃。可怜姑娘年少惨死，又受此暴露尸骸之罪，老婆婆又因此而亡，数月之间，人亡家散，言之痛心不已！”狄爷闻言，更觉凄惶，夫妻对着尸骸只是痛哭。当时众家丁丫环仆妇，一同下跪禀道：“老爷、夫人，不可过恸^②，老太太既已归天，打点料理后事要紧。况天气炎热异常，诚恐老太太玉躯不得久停。”狄爷夫妇听得家人禀告，只得收泪，即于堂中安放。狄爷又进内取出白金百两，命得力家丁去备办棺木，不一会将材料等抬到，即命匠人登时赶造一棺一椁，又命人赶办衣衾等类。官家使用，自然不比民间，一一实难尽述。到了次日入殓，夫妇又复痛哭一番。其时大小姐金鸾，年及十岁，已知人事，亦不免伤感，忆着婆婆。只有公子年幼，不知人事。

当日收殓老太太之后，少不得僧道追荐，狄爷忙乱数天，方得安静，一日夫妻商议，狄爷道：“如今妹子在朝自尽，母亲又因妹子气忿身亡，且孙钦差又通知皇上大怒，只因妹子自缢，污秽了宫闱，还言要访拿父母。幸得此机未泄，我今不如趁母亲亡故，预上一本，辞退官职，一来省却祸患，二来回归祖居，以葬母亲，夫人以为何如？”孟氏夫人听了道：“此言亦是，只是孙钦差之言，未知真假，岂可因此一言，便灰了壮志？老爷还该细细酌议，或命人回朝打听明白，再作计议。”狄爷道：“据孙秀之言如此，想必不差，况他从京都来，事关重大，必无讹传之理。若要回朝打听，往返又要数十日，倘圣上当真追究起来，那时逃遁不及了。况吾年已四旬，在朝为官十余年，后来奉旨回乡剿寇，不觉将近十载，如今看得仕宦之途，甚是无味。不若趁早退归林下，乐得逍遥自在，省得担优吃

① 不祚(zuò, 音作)——不祥之意。

② 过恸(tòng, 音痛)——极度悲哀。

惊，受制于人。如今亦不必管孙秀之言是真是假，总是辞官归里为妥。”

不知狄爷如何辞官，究竟允准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寇公劝驾幸澶州 刘后阴谋换太子

却说狄广夫妻商议已定。是夜狄爷于灯下写了一道辞官奏本章，次日打道来至节度使衙中，恳求代为转呈，节度使只得顺情收了。狄爷辞别回府，登时打点行装，天天等候圣旨慢表。

先说孙钦差颁给完了回朝。彼乃奸贪之辈，所有各府司道送来财礼，一概收领，并不推辞。是日文武官员纷纷送别，刻日登程，月余方到汴京城中。次日上朝缴旨^①，后到南清宫复命，对八王爷道：“狄总兵出外巡边，未曾讨得回书，且臣难以久候，今日还朝，特来复命。”当下八王爷信以为确，倒厚赏了孙秀数色礼物，孙秀拜谢回府。所有私克秀女银两及各官送礼，共得银三万余两，他即派作三股，与冯拯、庞洪共分，两个奸臣大悦。次日上朝，冯太尉、庞枢密启奏圣上，言孙秀奉旨往山西，一路风霜，未得赏劳，且力荐他才可大用，请圣上升他为通政司，专理各路本章。孙秀不胜喜悦，感激冯、庞二人，侍奉甚恭，三人十分相得。

闲话休提，忽一日，山西节度使有本回朝奏圣，并附着狄广辞官告假本章一道，一同投达通政司。孙秀见了此本，犹恐八王爷得知，泄露机关，就不妙了，竟将狄广本章私下隐没，止将节度使本章呈达，又阴与冯、庞二相酌量，假行圣旨，准了狄广辞官归林，此事果然被三奸隐瞒了。

狄爷接得旨意，欣然大喜，与孟夫人连日收拾细软物件，打点起程。是日带领家眷人口车辆，驾着老太太灵柩，一直回到西河县小杨村故居宅子。住了数天，选择良辰吉日，将老太太灵柩安葬已毕，狄爷又在坟前起造一间茅屋，守墓三年，方回故居，这也是狄爷天性纯孝，不忍离亲之意。

且说狄青原是武曲星君降世，为大宋撑持社稷之臣。狄门三代忠良，卫民

^① 缴(jiǎo, 音脚)旨——办完皇帝交给的差事后，向皇帝交代清楚。

保国，是以武曲降生其家，先苦后甘，以磨砺其志。另有江南省庐州府内包门，三代行孝，初时玉帝，原命武曲星下界，降生包门。文曲星得知，亦向玉帝求请下凡，先到包氏家降生了，故玉旨敕命武曲往狄府临凡。还有许多凶星私自下凡。原因大宋讼狱兵戈不少，文武二星应运下凡，除寇攘奸。故在仁宗之世，文包武狄，都能安邦定国。

按下闲言少表，且说景德甲辰元年，皇太后李氏崩，文武百官挂孝，旨下遍告四方，不用多述。至仲秋八月，毕士安、寇准二位忠贤，并进相位。至闰九月，契丹主忽兴兵五十万，杀奔至北直保定府，逢州夺州，遇县劫县，四面攻击，兵势甚锐。定州老将王超，拒守唐河，契丹几次攻打，王将军百般保守，城上准备弓箭火炮，亲冒矢石，日夜巡查，契丹攻打不利，只得驻师于阳城。王老将军即日告急于朝，又有保定府四路边书告警，一夕五至，中外震骇，文官武将，个个惊惶。

真宗天子心头烦闷，惶惶无主，问计于左相寇准。寇准道：“契丹虽然深入内境，无足惧也！向所失败，皆由他众我寡，人心不定，以至失去数城，倘我主奋起一时，御驾亲征，虏寇何难却逐！”时天子心疑略定，适值内宫报道：“刘皇后、李宸妃两宫娘娘，同时产下太子。”当日帝心闷乱，忧喜交半，闻奏正欲退回内宫，有寇公谏道：“今日澶州有泰山压卵之危，人心未定，若陛下疑难不决，不往进征，则北直势难保守。北省既陷，大名府亦危，况大名府与汴梁交界，若此则中外徬徨，大事去矣！恳乞陛下深思，请勿回宫，俯如微臣所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当时毕士安丞相亦劝帝听寇准之言。真宗于是准奏，中止回宫，酌议进征之策。传旨两宫皇后，好生保护二位太子。

是日真宗召集群臣，问以征伐方略，有资政学士王钦若，乃南京临江人，深恐圣上亲征，累及自己要随驾同往征伐。暗思契丹兵精将勇，抵敌不过就难遁遁了。故奏请圣上驾幸金陵，以避契丹锋锐，然后调各路勤王师征剿，无有不克。又有陈尧叟附和，奏请帝走成都，因他是四川保宁府人。二人都是各怀私见，便于家乡之意。其时天子尚未准奏，即以二臣奏请出幸之言，问于寇公，寇公心中明白二人奸谋，乃大言道：“谁为陛下设画此谋者，其罪可诛也！此人劝驾出幸，不过为一身一家之计，岂以陛下之江山为重乎？况今陛下英明神武，君臣协和，文武共济，倘御驾亲征，敌当远遁，不难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无往而不胜者，正今日之谓也。奈何陛下弃社稷而远幸楚蜀乎？万一人心散溃，敌人乘势深入，岂不危哉！”于是帝意乃决，准于

即日兴师，将陈尧叟罚俸。寇公又惧王钦若诡谋多端，沮误军国大事，奏他出镇大名府。却有冯拯太尉，见圣上依寇准之谋，御驾亲征，又罚去陈尧叟俸，贬出王钦若，心中忿恨不平，即奏道：“寇准之言，未可深恃，望陛下详察，切勿轻举。谚云：‘凤不离窠，龙不离窝。’今陛下离廊庙而履疆场险地，岂不危乎！不若命将出师，以伐契丹，何必定请圣上亲征，伏乞我主勿用寇准之言，则社稷幸甚！”圣上未及开言，寇公怒道：“谗言误国，妒嫉乱家，自古如斯！冯拯不过以文章耀世，军国大事，非你所知也。如再沮疑君心，所误非浅，不念君恩，不顾生民，只图身家计者，岂是作人臣的道理？”冯拯亦怒，正要开言，恼了一位世袭老元勋，官居太尉，姓高，他乃高怀德之子高琼，即出班大声奏道：“寇丞相之谋深远，真安社稷良谋，奈何沮惑于奸臣之论。今日澶州危在旦夕，百姓徬徨，将士离心，目击澶州全境将陷，陛下再迟疑不往亲征，则北直失守，中州四面受敌，社稷非吾有矣。陛下不免为失国之君！”冯拯在旁大喝道：“辱骂圣上，罪当斩首，还敢多言么！”高太尉厉声喝道：“老匹夫！无非仗着区区笔墨，以文字位至两府，不思报答君恩，只图私己以病天下生民，人面兽心，还敢多言沮惑！如众文武中有忠义同心者，当共斩你头，以谢天下，然后请圣上兴兵，况你既以文章得贵，今日大敌当前，你何不赋一诗以退寇虏乎？”冯拯被他骂得羞惭满面，不敢复言。当时天子决意亲征，不许再多议论。即日点精兵三十万，偏将百余员，命高千岁挂帅，寇丞相为参谋，大小三军，皆听高寇二人调度。即日祭旗兴师，旌幡^①招展，一直出了汴京。水陆并进，非止一日。自是一连相持十余年，契丹方得平服。按下不提。

却说宫中刘皇后当日闻知李妃产下太子，至晚自己产下公主，心头不悦，却命内监奏报，也说是生的太子。但刘后思量，今日圣上虽然出征，不知何日回朝，倘班师回来，吾生下公主，谎报太子，因一时之忿，岂不惹下欺君之罪，怎生是好？忽想内监郭槐，是吾得用之人，且喜他智谋百出，不免召他来商议有何良策便了。想罢，即命宫女寇承御召郭槐到来。郭槐叩见刘娘娘，问道：“呼唤奴婢，有何吩咐？”当下刘娘娘将一时心急差见，报产太子之事说了一遍。犹恐圣上回朝诘责，既防见罪，又恼着碧云宫李宸妃产下太子，将来圣上倍宠于她，故今日特召你来商量，怎生了结。郭槐听了，想了一计，呼道：“娘娘勿忧，只须如

^① 旌幡(jīngfān, 音京帆)——旌, 古代一种旗杆顶上用五色羽毛做装饰的旗子; 幡, 古代一种窄长旗子, 垂直悬挂。